



地球 是 天上 一颗 星

老石头 —— 著

Lao

Shi Tou

Works

瘟疫与犯罪
饥饿与逃亡

疾控医生与维和警察
荡气回肠的边缘之恋

在浩瀚的宇宙里
他们这两个
微不足道的人
谈着微不足道的恋爱
但如果真有永恒
便是这相爱的
时光



 长江出版社

地球是 天上 一颗星

老石头——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 老石头 著 ;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92-5309-8

I. ①地…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0611号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 老石头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选题策划 肯特文化
- 出 品 人 柯利明 林苑中
- 特约监制 准拟佳期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张艳艳
- 特约策划 芝士君
- 营销推广 姜 涛 刘 源
- 装帧设计 @设计装帧粉粉猫
- 封面插画 中下游
- 责任印制 张军伟 付媛媛
- 版式制作 翟程程
-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 印 张 20
- 字 数 322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5309-8
-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 老石头 ~~~~~

生于大江大湖大武汉的 90 后畅销书女作家。江湖儿女，手上有茧，心中有剑。文风多以“笑到流泪”的黑色幽默为主，擅长描写不完美却能温暖人心的成人童话，深受读者喜爱。

~~~~~  
已出版作品：

《如果有很多个你》

《花家喜事》系列

《爱久暖人心》

《头条星闻》等





选题策划：肯特文化  
出品人：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准拟佳期  
责任编辑：张艳艳  
特约策划：芝士君  
营销推广：姜 涛 刘 源  
装帧设计：@设计装帧粉粉猫  
封面插画：中下游  
责任印制：张军伟 付媛媛  
版式制作：翟程程

全国各大实体书店和各大网络商城均有销售

# 目 录

## contents

### 上卷 乌干达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 Chapter 01\_002

他们的重逢极其偶然，以至于，几乎绝无可能。

#### Chapter 02\_008

每个人都有一场爱恋，笨拙也竭尽全力，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别人。

#### Chapter 03\_014

凭什么我那么喜欢你，却是别人每天能见到你。

#### Chapter 04\_021

即便见过世态炎凉，即便每天都在面对疾病和死亡，即便满目疮痍，即便人性一点儿都不美好，她还是喜欢这个世界。

#### Chapter 05\_027

我希望有一天你也会爱上一个人，让那个人像你欺负我一样欺负你。

#### Chapter 06\_032

在深渊的边缘上，你守护我每一个孤独的梦。

#### Chapter 07\_038

只要你给我一个解释，我就能再相信一次人世。

#### Chapter 08\_043

只要世上还有一个她，他便觉得世事尽可原谅。

#### Chapter 09\_048

如果非要有一个信仰的话，她的信仰就是避孕套！

#### Chapter 10\_053

我单纯而热烈地爱过你，于是从前的幸福成了如今的劫难。

#### Chapter 11\_058

白昼如焚，黑夜如冰，我的灵魂困在这里，日日夜夜凝望你。

#### Chapter 12\_064

他的心上忽然溢出了一丝温柔的感情，像是空酒杯里忽然溢出了美酒。

#### Chapter 13\_071

既然注定要相逢就从容一些面对，既然注定要分开就温柔一些告别。

#### Chapter 14\_077

也许我们都太会隐藏自己的悲伤，最心酸的泪水，最炙热的感情，都藏在心间，小心翼翼地不敢让对方知晓。

#### Chapter 15\_082

我们不治病救人了，也不出生入死了，我们就做两个世上多余的人，好不好？

#### Chapter 16\_088

纵然要被判处终身孤寂，纵然有一天月光都不会照亮他的坟墓，他也要继续守卫正义和理想，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

#### Chapter 17\_093

你在，我在。你还想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 Chapter 18\_103

十六岁的木如夜弯下腰，抱住他八岁的小妹，兄妹俩在马路中间号啕大哭起来。那是如愿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哭。

#### Chapter 19\_112

他曾经觉得自己是一座连月光都不愿意照耀的坟墓，可是如今，星光点点，他叫作顾向阳，如愿便是他生命里那明晃晃的阳光。

#### Chapter 20\_121

相聚时用尽全力去拥抱，分离时能轻轻地挥手告别。

#### Chapter 21\_140

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你该知道我曾为你动情。

#### Chapter 22\_146

原来，神要惩罚一个人之前，会先让他如愿以偿。

#### Chapter 23\_151

烫痛过的孩子，依然爱火。

#### Chapter 24\_161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

### 下卷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 Chapter 01\_172

这一回输了也无妨。

#### Chapter 02\_179

美丽背后，总是藏着哀情。

#### Chapter 03\_186

用最好的时光，等一个最爱的人，才不是浪费。

#### Chapter 04\_192

能够见证他这一路的人都死了，没有人来得及看到他走到终点。

#### Chapter 05\_197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之前，会先让他嚣张。

#### Chapter 06\_203

只要踏进了这条河，就不可能全身而退。

#### Chapter 07\_209

就算有一天全世界都唾弃他，就算有一天他要接受审判，把牢底坐穿，谁也没有资格剥夺你为他说话，给他送饭，替他添衣的权利。

#### Chapter 08\_215

世界是傻子蠢货建立的，聪明人只能遵从他们的规则才能在社会里活下去。

#### Chapter 09\_221

这个世界谁又救得了谁？都是尽力而为而已。

#### Chapter 10\_227

孤独和心碎，也许这是每一个灵魂还没有生锈的人，必经的路途。

#### Chapter 11\_233

最亲的人，有时候也最生疏。无话不说也是他，无话可说又是他。

#### Chapter 12\_241

还是平庸无奇的人生最好，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生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心碎和痛苦。

#### Chapter 13\_246

把眼泪用在虚拟人物的悲欢离合上，总比用在自己悲惨的人生上好吧。

#### Chapter 14\_258

愿你百岁无忧，愿你无怨无悔。

#### Chapter 15\_266

糊里糊涂地顺着人流走，等到了悬崖边才意识过来，可往往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断地有人从悬崖跌落，却还以为这就是生活该有的结局。

#### Chapter 16\_275

生活里的悲剧总是突如其来，不让你好好抱一抱你爱的人，不要你说完所有的嘱托，不让你好好道歉，从不给你机会让你好好道别。非要你有遗憾，非要你觉得残缺，非要你回过头看过去而心生惭愧，非要你不完美。

#### Chapter 17\_287

我抓贼，我们这些警察每天在外面拼命，从来不是为了让邪恶彻底消失。我们存在，是为了不让邪恶压过正义。

#### Chapter 18\_298

每一个英雄都不是为了被爱才选择战斗的。

#### Chapter 19\_309

在冬日蒙眬的清晨，清晨在蒙苏利公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上卷

乌干达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 Chapter 01

他们的重逢极其偶然，以至于，几乎绝无可能。

如愿从未想过此生竟然会再见到沈云峰。

乌干达正在经历史上最漫长的旱季，土地干涸，阳光刺眼，饿殍遍野，终于因为旱灾爆发了动乱。空气里是硝烟的味道，反政府武装攻击了美国大使馆，黑人惊慌失措地在尖叫，狼狈地逃窜。枪炮声里混合着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人人都在逃命，只有如愿与一切格格不入。

她站在原地，凝视着不远处的男人。男人冷清清的脸上有刚毅的神态，嘈杂声里一切都成了背景，只有他才是世界的中心。

沈云峰仿佛穿越而来，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一只耳朵上戴着耳机，匆匆地护送着一个学者模样的男人坐上轿车。

如愿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是他呢？他怎么可能会来乌干达？他难道不应该在国内的某个高级夜总会里，左拥右抱着美人，纸醉金迷，夜夜笙歌吗。

如愿直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沈云峰，本以为此生再不会相见，相忘于人海，把彼此变成心间的一颗痣，却没有想到在这东非的贫穷蛮荒之地，竟又这样荒唐地重逢。

沈云峰也看到了如愿，他似乎有些惊讶，可没有一秒的犹豫，他迅速地上了一辆车，急驶而去。如愿自嘲地笑起来。就这样吗？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一眼万年，只那样匆匆一瞥，就把她丢在这战火连天的街头吗？

不愧是沈云峰。无所谓啊，反正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扔下自己了。

如愿站在原地，心里并不害怕，她太了解这些黑哥哥们了，他们的枪战双方对着打半个多小时也不一定能打中一个人，全都是朝天炮，不瞄准说不定还能走狗屎运打中呢。

正这么想着，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如愿惊讶地回过头去，见到沈云峰刚刚上的那辆车被击中了，翻到在路边。

如愿立刻冲过去，低头一看，司机脑袋上中了一枪已经死了。

这也能被打中？也真的是够倒霉的！

如愿来不及怀缅，也来不及感慨，冲到另一边，对沈云峰嚷道：“身上有没有哪里受伤？不要乱动！我马上救你出来！”

“别管我，先救专家。”

如愿往后看去，后座上的专家已经昏迷了。

“我偏要先救你！”

如愿打开车门，把沈云峰拖了出来，他的手臂受伤了，腿没事儿。

如愿又去拖专家，沈云峰不顾受了伤的手也来帮忙，两个人好不容易才把专家拖到了路边。如愿又想去把司机的尸体拖出来，可就在这时候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小心！”沈云峰冲过来死死地把如愿扑在地上。

车子爆炸了，如愿惊魂未定，沈云峰也长舒了一口气，对如愿笑了笑：“你没事就好。”

“你也没事吗？”如愿问。

沈云峰点点头。

“除了手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

“身体别的地方受伤了吗？撞伤，淤血？”

沈云峰无奈地笑了，道：“放心，都没事儿，死不了。”

“太好了！”如愿笑咪咪地说。

她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一下手腕脚踝，抡了抡胳膊，一个完美飞踢踢在了沈云峰的胸口，然后长舒一口气，满足地说：“五年前我就想这样对你做了，再见！”

如愿头也不回地走了，城市在倾覆，却成全了她最爽快的报复。

反抗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没几天就偃旗息鼓，坎帕拉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如愿所在的穆拉戈医院艾滋病防治中心又开始了忙碌的日常。这里的黑人做事拖拖拉拉，效率低下，再加上前段时间的动乱，这个月药物紧缺，一切都乱了套，好多病人都没有领药品，如愿联系不到哥哥，只能干着急。

今天是领药的日子，中心里挤满了人，空气里是难闻的臭味，如愿走出医院透气。空气里弥漫着体臭和低劣的香水味儿，这真的是一片有气味儿的大陆、一个有气味儿的国家，来这里两年了，如愿还是不大习惯。

如愿漫无目的地在外面走着，反正今天没有药品可以发，她不需要工作。

街上很脏乱，路又破又窄小，这里是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却连中国的一个七八线小城市的城市建设都比不上。在首都最繁华的街道上，弥漫着难闻的汽车尾气，街上的开着的车在国内几乎都是要报废的，像是一只只的八爪鱼，吐着黑烟。

如愿戴上口罩走在路上，嘈杂的福音音乐声吵得她已经麻木。黑人真的是非常热爱音乐和舞蹈的种族，随时都可以看到人们随着音乐热情起舞。如愿呆呆地看着他们，这里的人似乎总是这样及时行乐，仿佛没有明天。

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是没有明天的。在如愿所在的防治中心里，登记在册的成年艾滋病病人就有将近一万人，儿童也有几千人，更不要说那些没有登记的了。这个国家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患有艾滋病，每天都有人不断地在死去，前天还在店里打工的小贩昨天可能就死在家里了。

这里的人把未来寄托在宗教信仰之上，对死亡很麻木。如愿从前是不麻木的，可现在在她那颗热腾腾的心却渐渐地在这片炽热的大陆里冷淡了下来。她被派来非洲已经快三年，死亡在这里太稀松平常了，她已经不再对死亡多愁善感。

生命本来就是翻脸无情的。

逛了一圈心情也没有变得更好，自从那一天看到沈云峰之后，如愿就一直提不起劲儿来。

真让人生气，凭什么到现在他还是能够控制她的喜怒哀乐。

冤枉。

回到医院里就看到袁飞学长在找她，袁飞和如愿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他高如愿四级，后来又都在同一个疾控中心工作，但两人竟然几年都没有照面，彼此都不认识，直到前段时间爆发了埃博拉，袁飞被派到非洲来，如愿才认识这个跟自己颇有渊源的学长。

袁飞很喜欢如愿，在他心里这个女孩儿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美好的词汇，本应该是森林里的精灵，却来到了这人间地狱里来，让他很心疼。

“有人找你，说是你在大使馆的朋友，我让他在你的办公室等你了。”

如愿的确在大使馆认识几个人，但是也没有到关系很好的地步，为什么会来找她？难道哥哥出了什么事情吗？

哥哥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联系如愿了，如愿越想越心慌，匆忙地往办公室跑。

办公室里的男人背对着她站着，身姿挺拔，穿着白衬衣，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手臂。从前如愿就一直很迷恋沈云峰的身材，肩膀、胳膊都结实得恰到好处，仿佛天生就是用来拥抱女人的。她觉得自己身体里的某处正在瑟瑟发抖，仿佛还在眷恋着他的拥抱。

如愿闭上眼，深呼吸，想把这懦弱的念头扼杀在脑海里。

听到开门声，沈云峰转过身来，他目光坚毅，有一双倔强的眉毛，所以如愿从前一直觉得他不会是个坏人，可事实证明，他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沈如峰比从前稍微黑了一点，笑容也多了一些。

“你来做什么？”

沈云峰笑了起来，他严肃的时候像是一个神父，可笑起来又像是一个浪子，正因为如此才充满了神秘感，一直以来总有好多女孩子追求他，从前如愿总是为这些事情伤心。

“来看我的救命恩人啊。幸好你长得好看，我一说我的救命恩人是一个特别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孩子，他们就把我指到穆拉戈医院来了。”

如愿神情冷冷地：“几年不见，好的没学，油腔滑调倒是学会了。”

沈云峰似乎有些吃惊，疑惑地问：“我们从前见过吗？”

如愿觉得自己要由内而外燃烧起来了，他是什么意思，要玩弄她到这个地步吗？

“沈云峰，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侮辱我吗？”

她最真诚最纯粹地爱过他，他却轻浮地说不认识她，这样抹杀她曾经的一片真心。

沈云峰一愣，尴尬地笑了笑：“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叫沈云峰，我叫顾向阳。”

“沈云峰，你化成灰我也不会认错！”

“我真的叫顾向阳，这是我的证件。”

如愿接过他递过来的护照，打开一看，真的写着顾向阳。

“我是伊辛巴水电站项目中方的安保处长，负责保护来这里的水利专家。我真的不是你说的沈云峰，我的名字是顾向阳，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叫我的同事和公司证明。”

如愿愣住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手里的护照，又看看顾向阳的脸，惊讶地问：“你真的不是他？”

顾向阳无奈地说：“我真的不是。”

如愿不信，走到顾向阳身前猛地扯开了他的衬衣。

“你真是我见过最主动的女孩子了。”顾向阳不知道是无奈好还是高兴好。

如愿在找，找他胸口的痣，可那里什么都没有。

真的不是他……

“你不是他啊……”如愿发现自己竟然有些难过，她可悲地退后一步，把护照还给顾向阳，怅然若失地说，“对不起啊，我认错人了，你们简直长得一模一样……”

顾向阳收起护照，不紧不慢地扣着扣子，问：“你就是把我认成了他，上次才踹我一脚的吗？这个沈云峰是你什么人，这么深仇大恨的，前男友吗？”

“嗯……算是吧……”

顾向阳挑挑眉，轻笑一声问：“什么叫作算是？”

“因为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如愿轻笑一声道，“他跟我之间是人家只是玩玩而我却当真了的关系。”

顾向阳一愣，有些尴尬地说：“对不起，提到你的伤心事……”

“没关系。”如愿并不想跟顾向阳再多聊，问，“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救命之恩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今天过来是想请你吃个饭。”

“不用报答。”

“那不行，我有恩必报。”

如愿抬起头看着顾向阳，无奈地叹息一声道：“如果你真要报答就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就算你不是他，但是你这张脸我真的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了。”

“我懂了……”

顾向阳走到门口，开门准备走，想了想又问：“总得让我知道我救命恩人的名字吧？”

“木如愿。”

“木如愿，好，我记住了。”

门被关上，如愿重重地坐在椅子上，觉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她趴在桌上，脑袋埋在胳膊里，痛苦地思考着。

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自己遇见一个跟沈云峰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只是为了再让她重温一次痛苦和伤害吗？

真冤枉。

顾向阳关上身后的门，终于支撑不住脸上云淡风轻的神情，痛苦地闭上了眼。真的是她，不知到底是灾难还是幸运，竟然又把她带回了他的世界里来。

顾向阳痛苦地站在门外，对着紧闭的门，仿佛能穿透它看到屋子里的人一般。太折磨了，他方才用尽全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去拥抱她。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着，却只能做出冷淡的样子，否则一切就功亏一篑。

顾向阳打开脖子上的项链，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照片，那是木如愿。

已经打定主意此生再不相见了，为何又让他这样偶然地与她重逢？

只是为了再考验他一次吗？

他经不起这样的考验，他能抵住这世上最迷人的诱惑和最残酷的刑罚，却抵抗不了木如愿再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 Chapter 02

每个人都有一场爱恋，笨拙也竭尽全力，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别人。

天还是没有下雨，真残酷。

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乌干达都在焦灼。尤其是索马里，那里已经几年没有下雨了，索马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土地变成焦土，牲畜一只只地死掉，粮食一点点吃完，连鸟儿都不再在天空飞翔了。

饥饿的灾民涌向肯尼亚的达达阿布难民营，那里是世界最大的难民营，最多能容纳九万人，可现在却有四十万难民被收容在那里，还有新的难民正艰难地走过干旱的土地，冒着随时被饿死和渴死的危险向那里迁徙着。

大规模的瘟疫随时都有可能在难民营里爆发，作为为数不多的疾控专业人士，袁飞和木如愿被派往灾区，避免更大的灾难发生。

非洲是一片蛮荒而美丽的大地，很多年前如愿读海明威的《非洲青山》时就对这片大地很着迷，这里野性、狂热，草原上有狮子的吼，有奔跑的斑马和成群结队的大象。可是如今极目之处都是死亡。

死神的烈火将草原变成了焦土，沿路都是无人埋葬的尸体。

在一棵树下，如愿看到好几个小孩子的尸体，他们并排躺在那里，枯瘦得仿佛晒干的猴子。

“为什么这里的人还会相信世上有天堂？”袁飞心情沉重地说，“我没有想过，有生之年会看到这么恐怖的景象，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有一位黑人母亲跪在地上，面朝着炙热的太阳，悲戚地祈祷着，她的手里抱着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

如愿眼眶红红的，心里难免觉得悲悯。

“因为既然这世上有地狱，就一定也有天堂。”如愿说。

见过最阴暗、最恐怖，才更坚信这世上有最光明、最善良。

如愿一直这么坚定地相信着，即便死亡侵袭着世界，她也相信总有出路，前方就能看到光。

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前面有车子求助，也是中国人。如愿他们走下车准备帮忙。抛锚的车子旁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看起来都很斯文的样子，皮肤被晒得有些发红，可身上的衣服依旧穿得一丝不苟，一颗多余的扣子都没有解开。他们身后跟着一个黑人，穿着当地的服装，似乎是个翻译。

还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背对着众人正在修车，他的袖子挽得高高的，背后汗湿了，衣服贴在身上显出肌肉的线条来。

如愿仿佛在空气里闻到了男性荷尔蒙的味道，她的心脏突突地跳动着，怎么又是他？

和如愿他们一起上路的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又是在异国遇上了中国人，大家都非常热心。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戴着眼镜一副学者模样的人说：“我叫徐山，是中国派来乌干达的水文专家。这一回是去勘察西南部的水文环境和地下水储备情况的。我们仪器的车队先我们出发，我们晚半天，没想到半路我们的车子坏了……这个是我的未婚妻，葛平秋。”

如愿没有太注意那对专家夫妻，虽然心里百般不情愿，可她的注意力就是忍不住放在了那个修车子的人身上。

顾向阳转过身来，满头大汗，无奈地说：“要换发动机，修不好了。”

“我们准备去肯尼亚的难民营，可以顺路先送你们一程。”队长提议道。

“那太谢谢了！”徐山道。

大家分配怎么坐车的时候，顾向阳看到了如愿，他也很惊讶，很自然地对如愿点点头打招呼，刚想说话，如愿却慌忙移开目光，装作不认识他。